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

釋宗相

烏戌

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釋元穎

郡人

淨土警策序

李心傳

寓公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道傳

見前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

生從祀

李昌宗

鮑郎塲題名記 爲郡人朱俯

黃寅

朱伯昂還朝序 前人

孟珙 寓公

無菴贊 珙別號

臨終頌

黃公鉞 郡人

天台十疑論跋

葛應龍

監德清正庫

左顧亭記

亭在德清

劉宰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爲郡人章巽亭

通知鎮江倪尚書書一首啓一首

倪思

回倪監鹽祖智啓

倪祖智思之子

謝章倉燮舉改官啓

章燮歸安人

田賦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跋倪尚書思遺奏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齊齋思別號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略

朱希顏兼知歸安

祭李郎中文

道傳

牟子才

見前

賀明堂禮成表

通丁太守啓

宴江檢詳樂語

脫靴圖贊

返棹圖贊

方逢辰

回安吉楊守啓

回楊守送重午啓

劉克莊

大叅陳公生祠記

陳貴誼

賀游丞相似啓

游似寓公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啓

程公許寓公

祭游丞相文

李龔寓公

唐僧弘秀集序

方岳

回沈知縣啓

與吳履齋劄子

吳潛別號履齋柔勝子生于德清非寓公也

黃震

林水會心記

爲苕溪沈氏

梅溪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題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堊武康

吳淵

潛兄

濟民藥局記

廣惠坊記

洪芹

起舊相吳潛宅左揆制

鄭厚

賀游丞相似啓

回台州章通判

巽亭啓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季苾

祭吳履齋文

慈湖楊先生祠石刻

爲寓公趙與憲

國村

孟東野集序

趙與峕

伯圭曾孫

周易直說序

常林

武康人

對聖製奎章問

文天祥

賀吳丞相

潛啓

謝吳丞相啓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啓

孟之縉珙之子

繳奏蔡上中書札子

時吳潛當國

回吳直閣書

吳璞潛之子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書

與文侍郎及翁書

寓公

與游提刑

汝書

游汝似之子德清人

文及翁

朱吉甫墓碑記略

朱吉甫安吉人

吳泳

德清縣廳壁記

唐棣

因慧變上封事

任子能

新剡回仙道院疏

釋可觀

太史李公神廟碑記

李心傳

龔茂良

靈昌廟記

爲郡人胡進思

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記略

爲武康劉士英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

終

藝文補

卷之二十四

目次

六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釋宗相

往生教觀真攝心成道之要術也而小本彌陀不特時
所宗尚秦譯且造疏立章者衆生有以六方佛已去爲
流通分雖近古嘗闢之晚學又乃承用不遇指南何從
正轍唐初海東曉法師不唯以佛說此經已下爲流通
分且以執持名號爲助因此尤超然拔萃於諸疏之上

予獲是本喜不自勝俟他日刻諸梓與天下共之則使
浪斷經科臆判正助者當北面歛衽俯伏而抱媿焉時
慶元四年五月既望雪川烏戌比丘宗相跋

淨土警策序

釋元頴

一切諸佛歷劫修行所成國土安立衆生蓋以衆生流
轉生死未遇知識阻聞法要不獲脫苦也而衆生或宜
以苦事迫切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折伏也衆生或宜
以樂事誘引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攝受也攝受則有
殊勝莊嚴珍妙樓閣大丈夫相安隱之事也折伏則有

胎卵濕化四生九有百憂九惱五苦八苦之相也然於
聖人之心豈曰差別乎且釋迦牟尼亦有清淨國土如
西方極樂阿彌陀佛必有五濁世界如娑婆堪忍也所
以一期化物有彼有此有淨有穢者由諸佛結緣異也
由衆生誓願異也若達彼岸登果位無必固也世智下
凡不曰分別其可知覺乎不曰取捨其可造措乎群經
廣有警策之語偏讚西方阿彌陀佛所居淨土今纂集
之庶裨補遺化激勸士俗嗚呼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而世人或沒於苦海則自甘其分或迷於富貴則自逞

其得而不知生生死死於瞬息間也久矣至有謂心淨
佛土淨空身卽法身及大期忽終無所安立當是時也
與夫守志淳一著相修行之人億劫不逮故覽斯文其
有發未發之心歟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心傳

自佛法入中國而海內山水之勝率爲浮屠氏有之逮
隋唐而尤盛今六百年矣澗俗好佛故阿蘭若之在澗
者滋多余爲史官時有介僧宗偉來見者曰吾永嘉人
開禧間尋師學道至湖烏程之南林愛其風土結草菴

居焉時未祝髮也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於浙
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賈之所萃而官未
嘗譏征焉此宜爲帝釋梵王之宮而未多有也吾嘗血
指書報身佛所說經一七卷口不絕誦鄉人胥信乃相
與築祈年之地今敷文閣學士眉山楊公時領祠部益
捐金錢以爲吾助由是佛法僧之所寓經鍾財之所舍
與其他所以爲叢林之制者次築而舉又度吾之徒積
十有六人俾傳香火之奉顧獨未有以名之也適請于
禮部得報國舊額而名焉因求余文以指諸壁而余爲

儒者也自計不當放浮屠氏之言久未之許已而余西
歸請治艦於湖偉求不已余覽其書而難曰國家立郡
縣之學以明人倫此儒者所當務也而庠序之設反弗
若僧廬之盛何哉爲浮屠氏者心志專勤願力堅固故
以誅茅刈卉衣荷食檜之餘而金碧翬飛土木勝麗成
於年歲之頃通都大邑或以百數而未已也若郡縣之
學一耳而爲政者徃徃眎爲棄物曾不訾省惟闕亭館
宇之爲尚甚弗獲已始捐棄毫末以爲支傾補壞之計
其弗若一也浮屠氏之徒其用財也一髮不欺以爲欺

則有報也故人亦信之而予之也易甚或空囊鉢之儲而無所靳今之教者莫大於天子之學矣而養弟子之貲或乃移之以供校官之雜費至於郡縣之間則周親故資游謁入私用者無不有矣其弗若二也瞿曇之道非可用以理天下國家者也然其徒之教人乃顛以識心見性爲事而學校之所謂課試者特不過爲聲病剽竊之文以償利祿溫飽之願而已蓋皆浮屠氏之唾棄而不顧者故爲士者亦恥居之其弗若三也今偉之營是剝也一錢之施弗敢私有銖積寸累迄于成就世俗

之士當知所愧而又奚議哉昔國一師爲崔趙公言出
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文公問藥山戒定
慧之說藥山云欲保任此事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
行閩閩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今之士大夫考其所爲
滲漏多矣故名雖將相而實不能爲大丈夫此浮屠氏
所以下視而高勝之也余歸伏田里方將營葺鄉校與
門人朋友講習其間以淑一鄉之士蓋嘗感於欽儼之
言而猶思其弗逮也故因偉之請悉書余所感者遺之
俾歸刻之傳示四方庶有儆也端平元年秋八月吉日

記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

生從祀

李道傳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迄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

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

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
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
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
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
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
學術成人材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
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
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
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于

致知致知莫大于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
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
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
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
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
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
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
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
不暇故近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之士凡上

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
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
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
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于朝乞以邵雍程顥
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
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
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
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
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

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
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
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旣行人心興起當見天
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
伏妄言之罪取進止

鮑郎場題名記

李昌宗

權鹽之利後世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又爲之賦則臨蒞
貴乎專經理在乎人鮑郎爲場列窟九歲課三萬五千
六百石有奇而年督指買不與焉迺浸就弛弊

言路上疏謂窘於兼二之冗庚辰詔典銓注顯官母與
鎮稅事癸未又詔今後鎮官免以鹽場繫銜膺是選者
僉爲難之蓋催煎之職雖舊而茲方更勅昔之官守之
多而此爲初政更勅則責任有歸一額有虧誘以何咎
初政則來者審擇百度孰折必就其良噫嘻難歟雪川
朱君俯中興勛相曾孫公謹廉勤得於家傳始服茲事
顧眊規模蕩如也諭辭於民民勞而瘁詰故於吏吏惰
而黠迺肅申約曰官不可虧虧官負謀私不可損損私
傷生回媮心而赴功宣上旨以布政劑量斥地之廣狹

陞降戶額之輕重易置牢盆之閑鑄窒塞鼠穴之滲泄
廼飭藏宇廼穿運渠廼置程籍凡一介蠹公害民之事
悉就罷行至於復解請賦稍定輿皂郁然如方輿之家
甫期而課增新羨比及三年眠諸場爲冠可謂能其所
難矣垣車筴勲必有爲王誦之君旣請代屬余曰舊有
題名二十四人更十七載俶落紹興壬申訖於嘉定辛
巳中間胡君所立也今釐事方新請爲撫其略而改厲
吁螭首龜趺巋然廳事豈徒姓字遷次云哉於以識歲
月紀治理夫經營疏浚肥羅剔抉則源深而流長扶持

全護訓飭道齊則本固而未茂君其有志於此歟余聞
之○敢爲之記若呂溫所謂不居其官民而代
人記者則媚人余也何媚之有嘉定十七年甲申仲春
月朔朝奉郎新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李昌宗記
朱伯昂還朝序

黃寅

周官三百六十而監人屬諸天官其任至專其責至重
及考其所掌之政令而鄭司農廼謂受入教所置是也
蓋受入處置一或失當則爲瘵官曠職是豈容於不謹
乎海鹽鮑郎鹽場歲入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曩歲監

官兼領鎮歲事務繁夥賦課爲難嘉定庚辰言路抗疏
上俞其請始詔特置顯員吳興朱君不卑小官毅然發
軛一一定式程井井有條清夷不紊三載考績課
額獨登會鎮有關政暫煩共二且將幾年曾不以代庖
而有遐心以文會友以禮飲鄉以道理剖曲直商旅阜
通閭里安輯人皆曰所以幸吾邦者不淺余謂記止是
乎亭民境壤與齊民接挺私怙強舊染成俗亭民之謹
畏者固不爲亭民之頽頽者不免也齊民之惡少者所
樂從齊民之善良者不安也君其爬羅事功以興君其

導齊人心以格亭民於是乎自愛齊民由是以自適又何其幸歟雖然此亦跡爾要以廉勤爲本以公恕爲守故君子觀其終而後爲不失君今還朝其能以條畫事悉力而開陳之則儒術之行天下自富豈特此時已哉姑叙繫以示終譽君名俯字伯昂中興宰相之聞孫也歲在甲申日丙戌黃寅序

無菴贊

孟珙

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

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窻白雲菴
之頂清風菴之墻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爲伴
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
一片玉壺光

臨終頌

孟珙

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天台十疑論跋

黃公鉞

吳興人

古人以懼心怵迫發矢入石怒氣激烈刺山飛泉誠一
由中無情能感況於裂除疑網凝結信根念佛三昧精

進不變淨土雖遠決定得生而世人疑信相半是用撥智者之答問列無爲之序引刊印普施用廣流傳助我善友堅持信心者也

左顧亭記

葛應龍

漢餘不鄉隸烏程縣鄉名由溪之清澈謂其餘莫此若也至晉隸武康唐析武承塘東界置武源縣卽餘不也武源改曰臨溪臨溪改曰德清遂爲定名協於餘不之義縣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晉車騎將軍山陰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聞長以信著晚以節

稱溫嶠語之曰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惟君一人考其言行訂其初終清正莫如焉嘗遊餘不亭路逢籠龜者買而放之溪龜於中流左顧數四暨以功受餘不亭侯之封工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皆然乃佩之自是人名溪爲龜溪而溪增美矣龜神物也敬康清正人也惟清正者與神爲一中流左顧人曰龜有知也印龜左顧人不以爲事之性則以爲傳之誕惟通者信之左顧名亭君子異其龜慕其人也人若敬康非惟今世所少古豈多乎哉縣志言宣和初宰西安趙景東重建餘不橋

中爲大亭扁之左右二亭翼之左曰左顧右曰吳羨景
東才長之宰也當清溪寇起郡邑震撼人民駭逃景東
獨發倉廩集寡徙團保甲賊犯邊境邀擊之擒獲其首
徒器械縣賴以全固宜其能思古人而亭左顧也竊意
自東晉以來至宣和之前宰茲邑而能存古者不乏當
時興焉有不暇紀後人忽之有不屑記寢遠寢忘過者
徒見溪流之或舒或怒或白或黃溪舟之或舫或舸或
艤或奔而已淳祐戊申冬余受辟浙西帥監德清正庫
朋交喜言庫解占溪山之勝余亦喜之至則知爲左顧

亭而亭亦非舊扁雖扁曰第溪山而溪山俱無在眼者入小室啓北窻僅見其扁余憮然不自安也語于衆曰孔將軍放龜之所不宜私居而私障之况爲東西舟楫經從之所爲遠近賓客遊息之所爲監司奉候臨止之所爲本縣祝壽放生之所居甚卑隘不稱居之安乎雖寄居借之前官又借之我必復之有是其言而難之者尊官之廨未易成也余曰帥量包川藪智周事物崇城內外遺跡勝區圯缺歛全陋朴頓麗隘狹盡斲朽縮突壯百爲新美其志存古勵俗也德清其鄉邑也庫官

其末屬也。一庫廨何難爲已而白之其應如響且曰縣復此亭而修治之吾當助之遂檄縣及庫庫給十七界楮萬有五千使置廨縣給五千楮使治亭庫廨詳悉余已記之宰欣承帥命撤舊更新昔之障塞者旣闢之而薰風之自南者薦其清昔之藜藿者旣疏之而蒼松之在望者見其清蓋是亭之址南則面吳羗山而山光接北則枕餘不溪而溪光遠中扙三間高敞得宜扁復左顧亭之舊左顧之東三間扁曰濟川以爲達官顯人入位表著出臨臺郡皆宜思濟斯民非徒若溱洧之僅濟

也左顧之西三閭扁曰際清以爲良朋勝流清思之合
清德之會取前修之詩際天氣象何其清之句也宰之
規圖若是其政與志協可知矣乃謂余曰亭復於縣子
之果也亭新其舊帥之惠也記屬於子事之實也余何
敢辭原餘不之義嘉德清之名迨念徽康增美於餘不
遐想靈龜示靈於左顧以宰之才良超於諸縣帥之德
度恢於時賢願述而明之余又有說焉溪以其清而爲
縣之最勝龜以其靈而爲溪之至祥靈足以稱其清矣
左顧懷生育之恩印鑄昭神物之異是惟敬康之清正

感之入茲亭者思左顧而竭忠盡於國家以不負平時之恩寵思敬康而飭行義於公私以漸消斯世之貪濁其濟可博其清可全則重新斯亭之意不沒矣不然德清徒一縣之美名左顧特一時之靈異而諸扁之揭總爲美觀凡百君子其思之帥安吉趙公字德淵名與憲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宰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亭寔來君才足以爲勇

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
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他囚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
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
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
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於
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寬
而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司
農卿林公介實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
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報下

給緡錢千君卽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貫
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於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
成於良月之末舍爲屋三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
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
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
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公其名沂
其實君之用心可知知君以其戒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
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
簡不辭而復於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繫之桎梏之
歷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囚
圜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
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
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
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怨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
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
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錢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
某今官某郎

通知鎮江倪尚書書一首啓一首

劉宰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
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
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
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詩曰德輶如
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又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廈之傾
所憂棟撓顧非綢繆若蘿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二任
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歟尚

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乎某
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今之
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懲尚書其遂去
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行采
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歛之一州乎其遂將隱矣某
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旣非縈身亂倫者
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然者
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柄又
地當要衝瓦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以興

方時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圍
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今聞已諏剛日遂抗前旌幸甚
幸甚其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之列
以是奉祠東歸掃迹衡茅種蔬藝麻以自業暇則挾冊
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於有位者尚書之來自
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
已輒裁短啓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史強所不能筆縱
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龍門
疇昔所願乃今受屢爲氓徃役有日矣而病不可前遇

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臯不夙則莫謹上爲世道崇重之請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幸某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汙塗玉雪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穀以養士戰則不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

絕併日一食料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
之上有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
憂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長
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泛觀論
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七年病三年
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尚或使之知恥胡
爲勇退莫遂留行膏肓若何藥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
部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
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

慰履封之願望某丁年一第新歲二毛壯志蕭條著鞭
焉往病容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
翼圖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卽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
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于德賜鳳皇之翔千仞願卽聽
於召選祈嚮深深敷陳罔旣

回俛監鹽祖智啓

劉宰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卽上要津神
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
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晰者來能言在

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涕井備見所以旌賢尚
德之意良用欽嘆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
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
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於俗延雖辟左猶古名
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邪先正
尚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
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
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
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

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
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稽違仰乞台照顧渚春
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筴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
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反回箋輕
瀆愧甚江西師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覩先尚書蓋
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
悼而况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鷄
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牘竊乞情貸
吉人爲善惟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時

况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爲請舊治凡委
願聞

謝章榘

煥

舉改官啓

浙東幹官時

劉宰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闥之籍更冒薦書受恩不
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閑以得祿爲急從士以脫選爲難
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月無聞之後有一於
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亶謂殊常之遇矧求之者
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
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主連飛鸚奏等是鰕生厥惟艱

藝文補

卷三十四

二十

宋文

哉見亦罕矣必有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
而其學負初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
於中人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衮斯言之玷恐有累於
白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
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茂聞於後
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無所惟期後
日勇退急流衮衣繡裳歸味閑中之趣青鞋布襪庶陪
物外之游

田賦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劉宰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毋怠毋荒上帝臨汝

跋倪尚書思遺奏

劉宰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卽以其本繳申穎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穎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爲

國家慮深矣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劉宰

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焉宰臣同時進擬學士
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擢任倪公
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審也郭師禹光
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不授節鉞抑近戚重
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矣哉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恆壽皇之意以繳吳城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其父母之於子故

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
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覲寧宗宸
翰重爲鄉邦惜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略

劉宰

君諱希顏景淵字也世家吳門入太學爲諸生陞內舍
中上舍試擢第就上元尉調揚州教授用舉者改秩知
湖州歸安縣君爲之立類帖而摧科簡勸義役而役使
均置田以飯囚而絕瘼死之寃爲禮以勸分而得賑饑
之實烏程褚氏女奴竊藏以逃其父懼及迫之溺死而

訟褚氏疑不能明郡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弟一問得其情闔郡駭歎社稷壇壝按之禮典新其什噐神用休嘉物無疵厲倪公思一代名臣高其能爲紀之滿秩舉最差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歷通判湖州湖經總制額特重會前政多故吏滋爲姦期會稽違督責日峻君卽與所部約截爲期而除宿負度宜定數而減虛額屬部欣然力省而事集罷爲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壘湖州長興縣至德鄉福來山鄉太陽塢之原銘曰耕之地同彼獲則厚賈之肆同彼鬻則售貨寧彼珍力則我勩嗚呼

景淵而止於是有苾其香式敬烝嘗弁山之陽庶我桐鄉

祭李郎中文

道傳

劉宰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窻隙掃葉庭除遲君之來艤棹寒浦亦既見止笑語怡愉酌酒瓦盆烘寒地爐君失其貴我忘其愚從君西山飛雪先驅千崖圭壁萬壑笙竽恍疑三峯釣天帝居杲日朝升分袂首塗余雖重別猶懷後圖君握余手泣涕沾裾後會之難豈前歟歟自君西歸僅一交書聞從賓友覽勝匡廬緬懷清致

悵羽不鳧云何不淑一病弗蘇君貌雖懼而氣則贖一
麾出守心恬意舒志隘長沙論鄙三閭云何不淑嗚呼
天乎旅覲當還客路多虞寂寥歸裝曷供百須我窮莫
救恨渺江湖技淚修辭徃莫生芻寒窻漏日老葉飛枯
柴門歲晚風景不殊昔迎君來被服澹如今吊君喪丹
旒天隅吾道非耶嗚呼天乎

賀明堂禮成表

牟子才

天子接千歲之統誕受丕基明堂度九尺之筵備成熙
事下民祗若上帝時歆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承謨

不顯因五福之照夫享崑崙得萬國之歡何虞獫狁輯
我將之伊嘏立爾極於烝民臣尚執干戈阻趨籩豆雖
縻無疆之德莫陪多士之聯

通丁太守啓

牟子才

玉坐疇咨金郵迅喜間臺泮渙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
府浩灑乃幸屈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
首以候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翽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
柱高標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
轉柁勢壓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闕於朝著京

之西蜀之表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冉除
麾之交映俄主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
之權七兵有秩覽蒼籙考工之記五雉爲修步武峻窮
功言炳蔚以韓吏部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
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
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今威之城廓草廬龍臥豈容閑
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俄移輪於熊軾粵惟吉水
實號輿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醉翁之文墨誦連墻之
句曲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典刑之邦着此當代

文章之手環旒念念惠顧遠民步屨村村爭誇新尹玉
符忻合竹馬驩迎近事目存已揭使華之樣遠猷心渴
諒虛從橐之班某鈇槩罔功緹屏非據昔寄巢雪外因
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諸侯之節
度將幸識荆之有日孰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道不憂
貧已躍躍志得與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歲毋徐徐爲緩
轡之行

宴江檢詳樂語

牟子才

繡衣立綵服趨俯拾省郎之選玉露繁金天豁漫爲司

馬之行不敢廢東坡點絳唇所願賦李賀高軒過意不
在酒文以足言恭惟判府提舉檢詳攬星灣之炳靈空
睢漢之藻繪焚香讀易得伏羲先天之心鼓瑟詠詩有
魯點莫春之樂恥作三代而下人物直求六經向上工
夫去國身輕勢有如於飄葉在家飯淡人莫拚於餘芳
幾年冷面世無知一片古心人不識合孤對於北斗俄
具理於西江文通五色筆重來尚記永明腳跡公著戲
綵堂無恙猶存元祐歌詩從前麾節豈無人似此衣冠
能有幾天全是樂人艷其榮矧茲一男子之行補此四

先生之坐挾開宇宙千年秘恍如濂伊洙泗之遊拈出江山一段奇便是睢嶽嵩廬之樣鸞鳳之車先戒虎豹之喙已空紫界官墻且聽鷄人傳漏箭翰林華蓋又將鯨力破滄溟通判校勘半刺佐州六條受察黑貂裘敝昔慙閣筆於館中白鷺洲橫今幸題輿於戲下初非展驥徒贅畫蛇所忻丞壁之方書猶及仙舟之來駕名位不同而禮秩亦異敢要龍節之來斯德音無爽而壽考不忘願奉兕觥而躋彼已盡洗熱烘烘之暑氣好語談活潑潑之話頭罵出谷後精神魚躍淵時氣象匪由強

勉直是相關莫教北海酒樽空用塞南豐香瓣敬廬陵
風月三千指未問醉園吏部文章一百年行抒遠用欲
資一粲更詠七言

神螺卷雨入田疇遺得公堂一片秋天上已催郎署去
人間難挽使華留莫嫌仲舉題輿晚猶及東坡秉燭遊
易在虎皮公在坐試開寶篋爲人謀

脫靴圖贊

牟子才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轡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
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

寶之嬖倖歟疏摘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
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踈直惟公之高躅兮霍
神龍之不可以羈繼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
欣戚也

返棹圖贊

牟子才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鶩兮風雅唾視兮爵祿我
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燮道而九日姑孰也
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
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

今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

回安吉楊守啓

方逢辰

六十屬觀象喜頌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雪溪之慶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韻浚明天資凝遠陽春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卽展布金鑿論思之事某未申贊賀先辱貽箋茲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爲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冀台照

回楊守送重午啓

方逢辰

其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
敬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須嗣筴第乏報瑤惟
祈炳鑒

大參陳公生祠記

劉克莊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
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
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萊漁海造鮓
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旁有墟市縣民之適

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旣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便玉音欣然卽可其奏邑之父老旣扶攜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歛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入群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幾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梅廈之遠而深隱閭閻

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賀游丞相似啓

劉克莊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爲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揀時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上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身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關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廈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他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群公而當軸
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原亦君德世道轉移
之機括本氣實則容青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
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
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
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
期閣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
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肯甘情

切但思楊翟之逃歸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啓

劉克莊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掞卿
雲黼黻之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
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
不八刻二人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
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戕負二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比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隆
名身糜壯駕駒轡之間敕經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子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
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於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爲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夫惠於草莽

祭游丞相文

游名似
萬德清

劉克莊

於惟聖宋名相比肩萊公英偉或惜其學之未至涑水
純粹或疑其才之稍偏堂堂克齋庶幾於全其師旨後
溪之密付其家訓忠公之嫡傳其論諫古人之遺直其
文章天下之至言其溫如春其重如山其虛如谷其靜
如淵寶紹之初已抱負夔高之望端嘉而後遂伯仲韓
富之間方爰立皆服其德量既退處猶問其貌年儻斯
世之欲治盍再秉平化權意歸袞之有日忽騎箕而登

天淒善類之相吊致遺恨於逝川惜當國之尤淺竟齋
志於重泉使久居於弼諧且傍無於撓牽其立政與造
事必揜後而光前烏虜此謂之愛公可也要未爲知公
者焉祁國梁溪僅三數月上印而去不失爲賢苟爲不
然雖久且專潞公晚節出涕於落旄鉞槐相遺命祝髮
以易貂蟬孰如我公得闕於亡恙之日辭寵於未厭之
幾於心無一毫之歎矣是氣塞兩間而浩然言念昔者
甲午初元麟寺樞府兩相周旋

泉奏篇公

既登庸我復招延十年九斥一日驟遷出典故之稀闕

越尺度之拘攣雖薄材慙於韓陸然昭代法乎坤乾在
廷斷斷獨公惓惓曾不旋踵局面要翻公去廊廟我歸
田園去夏浪出宿痾沉綿作書訣公尚灑答牋我猶偷
生公爲飛仙士懷一飯矧出陶甄道之云遠阻哭墓阡
些誅卑菡萏酸寒追記丙午攝乏掖垣偶偕竹湖訪
公留連合詞勸公時事實難方欲爲國立太平之基豈
可使身無一日之安公拱手曰某有去爾子各勉旃其
詞之嚴色之毅吾二人者退而歎曰此其所以爲果山
歟烏虜公與竹湖莫起九原我著斯言以俟史官

唐僧弘秀集序

李 龔一

古之吟詠情性一本於詩詩至唐爲盛唐之詩僧亦盛
唐一代爲高道爲內供奉名弘材秀者三百年間今得
五十二人詩五百首或取於各僧本集或出於諸家纂
錄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風製不塵一字弗贅發音
雄富羣立崢嶸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于巾笥刊梓
用傳識者第毫殘松管燈焰蘭膏截錦揚珠神愁鬼毒
詩教湮微取以爲緇流砥柱藝苑規衡非假沽名鼓吹
於江湖也兼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見

耳皇宋寶祐第六春中和節日荷澤李龔和父序

回沈知縣啓

方岳

雲飛鳧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于以負負恭惟某官毫端茗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奈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一牛橫笛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

氓其起從田間真之幕底邊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哉茅
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
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期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與吳履齋劄

方岳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奈何之日
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閣者幾何月
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
奈之何卦氣爲剝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末如之何
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夫之爲卦以五君

子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
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
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
矣中外之議以爲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
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爲掌故吏殆是三
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
如此惟先生教之

衢按秋崖集與吳氏啓劄頗多但不明註其昆弟字
若諱不敢妄輯耳

林水會心記

黃震

行都間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苕溪之沈氏居之園池靚
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記之
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此晉人
之言莊子之學也子之名室得無有取於是乎夫人一
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頽乎其前而
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榮華之飄風鳥
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人夷曠宅心事外
聆庭柯以怡顏枕清流而自潔脫然瀟灑之趣固宜往

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人而至理流行之寓入爲萬物之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爲靈天包宇宙細入無倫何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會之要當實以體之真見天地萬物之與我爲一又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而各得其所此則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也聖賢之功雖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木之近者而已耶吾夫子川上之嘆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動近而有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沈子曰然是

吾心也幸書之以代坐右銘

梅溪記

黃震

自柳下惠構里子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効之近王龜齡稱梅溪効之者益衆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之寄豈舊家茗譽名幽趣而此乎誌君皆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往

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霜降水涸而泉動
至於一花初白踈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
春徧宇宙芳潤拍塞皆由此擴充爾此非動之端陽之
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
得矣尚於擴充者勉之哉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黃震

縣之有學於教養爲最切蓋土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
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也蚤
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

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所以然故凡縣
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縣
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
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遽不之若乎夫
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學校爲
具文否亦因俗塵而靡暇我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
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爲
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
褻師道不嚴或猶病爲縣者奉詔之未虔長興號畿內

最大邑亦一再更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巖
來始卽叢桂堂增飭爲廳解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
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爲之竦動洒淅此正於師道有關
而非徒爲一已便安計也乃龔石壁間昉爲居是官者
刊列姓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
愧於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
邪讀者爲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
某善教養某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雖
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早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

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一
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于成爾不教之
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來非一日而
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聖朝深究源本創官設教使絃
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去行都咫尺山水秀
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頃背相望非學校之力
而誰力是不益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
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
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

者將於此乎取法

提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黃震

淳祐九年秋余始寓居衍都北關監稅田君穆騷人也
與鄰壁一夕招余文字飲坐客有年少俊發能粹然以
謙自持者余察而異之問之宗英也其字叔茂至是以
明經連三領薦書田君屬杯賀之爾余時亦應試方見
黜於有司叔茂不余鄙與余語歡若有雅故亟取所試
文字示余相與立燭疾讀見其理鑿鑿而文皎皎爲之
欽衽降歎遂定交明年叔茂登進士乙科調温州樂清

尉再調平江府錄事參軍余皆預賀客祖送之列已而
余亦得官東歸而叔茂監穿山鹽場與余再會於鄞未
幾辟淮浙發運司從事復與余同仕於吳日益相好越
五年余官中朝而叔茂自徽州錄參終更舉其改官者
已四人得幹辦淮東提舉茶鹽司公事訪余話舊余方
幸其將通籍駸駸顯仕益濟民矣俄以疾卒于家其孤
囑其父之執求余銘廼爲次其事而叙之叔茂諱崇禪
熙陵九世孫曾祖不報廝州防禦使祖善恬武節大夫
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父汝棟儒林郎叔茂平居踈

快坦直及臨政績密而振奮所至有能稱其在樂清手
 捕劇寇全火辭不受賞曰吾職耳殺人榮身忍乎修邑
 西塘六十里民至今賴之其在穿山民不擾而謀溢額
 其在發運幕於勢利無一毫染其在徽日夜疏理獄無
 留訟民自以為不冤羣事多倚決焉其才有過人者矣
 而皆本於至孝初叔茂幼孤母劉督教之感勵刻苦既
 第母謂汝父嘗尉樂清亦汝尉樂清穿山多海風母不樂
 之即請檄奉以歸前後為獄官必務陰德曰體吾母之
 心歷官九考而產業之廢幾半則其廉又可知矣嗚呼

孝且廉若此而又才足以行其志使叔茂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而天廼奪之遽耶君得年纔四十八塋於安吉州武康縣金龍山祖塋之旁娶劉氏男四人必德必煇必鵬必昌先是君命諸子試宗庠君卒三日而旗鈴至必煇占前名銘曰神明之胄兮積慶之長再世儒科兮曷猶主昌庭柯雖改兮蘭則芳往者不可問兮來者未可量

濟民藥局記

吳淵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

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爲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虎丹旣進御命捐其價十之九蓋聖意謂親掌則主者不敢苟直廉則貧者易以得嗚呼神農氏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春疫亟揀羣醫之良分比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戶到悉給以藥糲而無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爲

者復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訖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
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既非其真非惟不真
且弗可以繼乃勅濟民一局爲屋三十有五櫺炮澤之
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廩庖湍鑪磴鼎白翼然井然
罔不畢總其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
十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
之爲市材費凡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
致無遠不取興有益於人故真其劑弗求贏於官故輕
其直料置豐盈薌味芳烈較市之銜玉賈石者相去不

嘗萬萬列肆闐闐過者懽悅他日設遇流行之災四時
之沴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爲吳門之利益未有已
也恭惟聖天子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痒痾疾痛如在一
體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局之
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一云

廣惠坊記

吳淵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又云一命以上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
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曰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淵入耳注心三十年于此矣故自領一簿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迺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淵延見所部吏孱舟焉時夜雪凝泉霜風凜冽襲裘不知其爲溫附火不知其爲炎於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黠鰥寡孤獨癯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淵

獨念言窮州陋邑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甲三
輔多名守富課租不應有此缺典既領印卽括夫田之
沒于王官者廢絕于緇黃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膏腴
寸積尺累厥數既登迺卜地鳩材爲屋七十程總土木
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七既成扁
曰廣惠坊廳堂耽如廊廡翼如男子婦人各有位置倉
廩庖湏井臼床几鼎匱備具無一乏缺適然而疾病者
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一升半月錢三十有五小
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則湯沐冬有衾纊病有藥死

有禮額以二百人爲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略也竊嘗攷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院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設轡帳具酒食其所全活不可勝記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長州縣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由以作也後之人與我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別石具載茲故悉書

起舊相吳潛宅左揆制

洪芹

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

奉天章之容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
于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
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
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
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
之賢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
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
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
服中外繄我耆俊毋煩訓詞

賀游丞相似啓

鄭厚

恭審渙發大號震竦羣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
羨而命傳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心已上清明之象
恭惟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岷峨克振家
聲之忠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脉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
之崇有運動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阿衡浩
然而歸無復爲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
立事之得人孰不期大老之來謂即慰蒼生之望尚遲
一歲乃正三台天將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羣

疑頓釋百志惟熙以奈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閑暇片時
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濟如推車峻坂協力以登罔
俾前修獨專盛美邊事屬右相人材屬左相未容張趙
之強分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當合韓歐而爲一旣
勲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忝乘輶茲逢當軸上
未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胡不喜有懷銜袖
敢尾賀裾

回台州章通判

巽亨

啓

鄭厚

伏以挹冰壺於姑蘇暑消六月駕星屏於仙陸祥應三

台趨近適我願兮離合非偶然也門方羅雀書乃寄鴻
公定不凡人應駭見恭惟某官風規楚楚天宇融融扁
舟往來飽挹湖山之清絕環轍遊宦熟諳閭里之艱難
於今正當攘外出車之時斯人可淹治中別駕之選仕
不擇地志欲濟時滄海赤城豈在棲月標霞之樂海雲
山澗正望作雨潤物之功何幸受屢亦霑餘澤某幸脫
重負倦還舊巢無事不到城闈有恃可安田里丈夫之
展驥足豈久此乎漁父之尋鷗盟良可托也倚觀報政

相踵馳緘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鄭厚

一世龍門無階可謁九霄鸚鵡表有路徑通非左右親密
之言借其揄揚無碁功強近之親資其聲援端由豁達
許遂依歸當於古人中求之信乎一代能幾也竊以人
物之公舉嗟乎賢者之良難幕府之着王文公韓魏國
目若無觀貳車之有周夫子趙清獻耳初未聞而况雲
泥居地之弗齊日月覆盆之不照安得未修櫺具如素
識面甫扣角聲不待論心直下品題增百倍價暗中摸
索似十分真此豈俗眼所能意者禪燈獨續如某者學

期有用才實非長皇皇欲安之姑安職守耿耿而不寐
徒共人憂坐龜愧甚空餐入幕慚無贄畫斥鷃早飛不
離叢棘跛驢窘步安望修塗善始非難固多推轂成終
有待欠一合尖尺書之墨未乾大鈞之公曲就蒙恩殊
異撫已曷勝恭惟某官負時顯名膺國重任所志者大
何施不宜一臺振綱萬物吐氣武侯資共助非一豈但
爲轉漕之規魏成薦可師者三時受薦者三人已足窺相國之
量夫包荒不遐遺者吾道之泰然遜世而無悶者君子
之常人誰無欲進之心患知音之罕值公獨得周詢之

實不待挾而有求使部使者皆有此風則聖天子何憂
難治其喜有所遇肯報以私奉常入則禮儀幸蒙汲引
許相進登輔弼或備使令立義精專陳詞膚淺

祭吳履齋文

季 苾

潞公不能不踈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
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
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慈湖楊先生祠石刻

慈湖先生文元楊公嘗就養吳學者思不忘立祠縣之

學嘉熙庚子門人青田趙與憲以郡守兼淮浙發運古
鄧陳墳提點刑獄敬瞻遺像崇飾一新孟夏丁未什萊
奉安金壇湯遠永嘉葉■金華黃真卿麗水胡宗臣西
安劉毓於潛何光華合沙葉恣佐吳興畢衝以官僚來
門人爲僚者會稽楊瑾龍泉張然里居者新淞海制帥
何元壽天台陳繼申自太學來咸相禮宜教郎知平江
府吳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宗臣立石

孟東野集序

國材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以詩名家余謂永明接

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步武不出江南東野交
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
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
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
性也約仕宋仕齊宋元之末探西邸密意詔書出懷中
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吟
溪曲泊無宦情奪俸不愠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
間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
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洒於世味

之外余始來爲令急符檄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
及化懷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苦
學如貞曜者因與其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錢諸梓且
併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尚友者觀焉景定壬戌天台國
材成德序

周易直說序

趙與峕

幼侍先伯氏殿撰受易於鄉先生徐公之門先生不鄙
其愚集諸家之長著爲直說一編授與峕兄弟且謂此
爲初學設非日盡在是也佩服師說早夜究心不敢自

謂有得然發蒙開覆實昉自茲先生命與才仇卒老於
儒幸有是書可惠後學詎容使之無傳也哉曩伯氏守
嘉禾嘗欲鋟梓而未果與豈繼領郡紱簿書之暇亟取
是書而公之不惟不失伯氏之志而先生之學亦於是
乎傳矣先生諱相字子材婺之蘭谿人

對聖製奎章問

泛免省賦題

常 楸

對持盈守成之心格于祖今日堅凝之一脉也惟上下
能交任其責則可以壽此脉化民成俗之道本諸學今
日作新之一機也惟上下能相成其美則可以運此機

夫所以交任其責者吾君之與股肱大臣乎夫所以相成其美者吾君之與庠序諸生乎未能任其責則堅凝力量有所奪矣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未能成其美則作新意向轉而薄矣何以示學校首善之倡必也上下保固此力量上下維持此意向則國脉壽而化機運矣恭惟皇上膺祖宗神器之重心祖宗神明之天正夢叶靈帝歌爰作羨牆之見堯也輿衡之見道也持盈守成祖考安樂吾君有之念學校實賢士之關嘉學校植公論之幟仙毫親洒扁榜一新鍾王其汗攝矣顏柳其走

郤矣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吾君得之雖然祖宗固已顯
相矣堅凝力量亦知有交任其責者乎學校固已改觀
矣作新意向亦知有相成其美者乎房筋未衰國事可
辦不必思盧杞之小心絳骨甚直廷諍當容不必售皇
甫縛之巧詐上焉必定此力量則可以倡諸賢和衷之
意平勃交權宮鳴角應安劉於一呼之間廉蔣微憾風
休水釋強趙於九鼎之重下焉復運此力量則可以稱
九重登俊之心是之謂交任其責而國脉壽矣講議洽
聞禮官勸焉大恢漢人崇化之規執政善否朝夕議焉

弗蹈鄭人毀校之轍上焉必篤此意向則可以全仁君
善養之實下舞上歌名教樂地不辜三雍作成之惠正
色排難頽波砥柱力振三館忠義之鋒下焉復秉此意
向則可以副明時待士之志是之謂相成其美而化機
運矣夫帝歌不徒發也持盈守成正欲垂億載而綿此
脉扁榜不徒揭也化民成俗正欲鼓一世而觸此機其
責交任其美相成是豈非國家之盛事而執事先生之
至願哉仰稽國朝歌器有諭示之宰相我真宗也鑒古
有圖盼之輔臣我仁宗也皇上光纂洪圖克持大器蓋

與真宗持滿之訓仁宗謹危之戒同一心體法臻妙王
著驚服我太宗也飛白昭回蘇軾贊嘆我仁宗也皇上
崇尚斯文加惠學舍益與太宗之駕幸國子監仁宗之
詔學校舉明經者同一轍其善於持盈守成也如是其
篤於化民成俗也如是鴻圖龜鼎永永萬年之鎮安魚
躍鳶飛彬彬多士之新美猗歟休哉甚盛舉也抑愚切
謂在今日猶有當加之意者益金龍託之畀付持得起
之嘉賞兢業一忱已默孚於祖宗矣然祖宗之望於後
人者無已堅凝力量必主之在上而叶之在下經之明

者欲取於是行之修者欲取於是曠蕩殊恩已淪浹於
學校矣然學校之關於風教者匪輕作新意向必續之
在上而體之在下則其責爲能交任其美爲能相成也
大奸距脫衆正茅拔元旦一札上意似白矣愚未知所
以主此力量者何如也知名之宮妾無恙所主之瘠環
自如無怪乎旁蹊曲徑之未塞乘間抵巇之未息事權
未能盡歸中書宦寺可以動搖畿漕無怪乎奸詐固已
驅斥端良未有固志也兵財分委一相提綱體統相維
事任若專矣愚未知所以叶是力量者何如也上前論

事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貴乎各盡其見今則或隣於植
黨無怪乎一家而胡越同舟而敵國典故問東廳文學
問西廳貴乎各取其長今則未集於衆思無怪乎推車
之未行烝徒之未齊也堅疑力量宜不如此得不啓奸
人之側目乎凡與鼎食盡躋南宮朝家之惠亦厚矣若
夫恩數之優劣上焉不免於錄較者固自有微意而愚
不敢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續耳若曰皇甫規以太
學生而訟張鳳之冤劉陶居庠序而上鑄錢之議吾亦
旣旌賞之矣而今而後毋庸過爲是強聒也則雖湛恩

汪濊覃及韋布而無益矣事關綱常不憚疾呼書生之
氣亦伸矣若夫試闈之利害下焉不憚於縷陳者尊帝
學耳愚亦不敢復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體耳若曰
稽古本心吾惟慕安榮明經初志吾惟取青紫姑操筆
墨以徼利達而已身苟可榮雖執鞭弗顧也則詠蹈未
閑躁競成習可厭也作新意向宜不如此得不啓識者
之浩歎乎爲今之計宜如何文融當絕勿諉光庭輩幹
略之不逮裴度可使勿容逢吉輩浸潤之得行正邪界
限有區別而無動搖吾君益以是爲堅凝計且與共政

決無兩不相遜之意賈寇相權盡釋兩虎私鬪之嫌氣象填篋有和調而無睽聞股肱大臣亦共爲是堅凝計則天下大器愈久愈固矣中阿育才扶植貴肆之風東序養賢蒐講乞言之典人物英華有振揚而無摧折吾君益以是爲作新計聖涯可泳肯以商賄計資易其操內樂有餘肯以懷金紆朱動其心廉隅砥礪有激昂而無斷喪庠序諸生亦自爲是作新計則風化樞機胥然肯傲矣夫如是帝歌非虛語而祖宗益眷扁榜非虛飾而學校益重不其臞歟愚碌碌書生學不識時聖天子

進之於春官明執事詢之以問目鋪張揚厲之說既條
陳矣洗濯振刷之戒又聞命矣拳拳未盡之蘊敢爲執
事終言之易曰主器莫若長子然則主器有人正足爲
持盈守成之副成均德進言揚之典實見之文王世子
一書則國本之正孰謂其與化民成俗之道無預耶我
宋三百年之天下乃藝祖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高
宗皇帝豆粥麥飯之所收復也其付託豈易易哉皇上
端平而夢藝祖其夢何謂淳祐而夢高宗其夢何爲此
意亦可潛會矣况我寧考挈二祖之天下而托之皇上

則皇上所以爲無窮之託者至重也聖心有攸屬矣尚
奚必遲回容與而未遽正其名乎漢文帝卽位之初年
儲位未立徐爲之計未晚也而有司已上早建之請未
幾而賈少年又陳早諭之策亦幾於過慮矣蓋建之不
早則非所以正國本而繫人心諭之不早則亦何以成
器質而長德智有司之請少年之策誠知急其所當急
者今日股肱大臣所以贊吾君之決者豈可自遜於漢
有司而庠序諸生苟得造大廷而承清問又可不賈誼
若哉謹對

賀吳丞相

潛啓

文天祥

再登鉉路首冠鈞庭以進士爲各臣兩朝倚重以儒宗
爲宰相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氣某官洪深而肅
括光大而直方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
奴隸皆知其清明頃天子以爲股肱舉海內望其風采
霖雨未浹而收歛神功泰階未平而韜闕光耀共惜溫
公之歸洛猶期潞國之還朝偃逸藩維久鬱袞繡歸公
之望均調鼎味復端鹽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交笏相
慶兒童走卒舉手懽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今古未始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五

宋文

多見斯人之望旣切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
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
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
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梓更子改柁轉舟移惟從
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
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
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聞揚庭而增林以書
上光範先伸賀厦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摳衣之敬其
爲懇切罔旣敷宣

謝吳丞相啓

文天祥

渙號揚庭方慶昭文之命蒙恩詣闕適修進士之恭喜
當風雲際會之秋得囿天日照臨之下輒陳短淺爰叩
高明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唯諾之教動
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得備
地官之貢遂及登天子之庭一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
三年讀禮幾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天而下聖恩廣
大如海斯涵遂令叅京兆之謀仍許奉團司之表靖循
僥冒端出庇存載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遽

傳公袞之歸重惟柳氏之碑曾辱燕公之筆讀聖主偏
親之語佩教方新仰先生長者之風銘慙莫報矧復更
新於弦轍自今密邇於鈞陶喜如其辭有莫能贊茲益
恭遇其官兩朝舊德一代偉人金鼎調元曾接沂公之
轍玉龍學重再持忠憲之鈞屬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興
之慶某敢不勉摭素學圖報明時仰台宿之麗天旣近
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幕常依覆燾之仁

先生之父華齋先生墓誌銘乃江古心撰履齋題蓋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啓

文天祥

恭審肅將一札言牧雙溪紫馬西來照旌旗而出色玉
麟外遣覺篆籀之生輝上日先庚懽聲旁午竊深慶抃
欽以某官羔裘豹袖玉質金相說書而動京
師素積行祕書之學把麾而去江海重爲賢刺史之勞
少稽漢郡之三公嘉惠建州之千里某久哉望歲際此
行春宛水明樓已敞虛於中舍昭亭簇騎敢先候於前
茅謹具申聞伏惟炳照

繳奏藁上中書札子

時吳履齋當國

文天祥

其惟軍國萬微不至黃閣不敢爲竿櫓區區懼竄威峻
惟鈞宥是祈某頃罹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親之恩感
激光榮永矢無斃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袞繡來歸爲
國柱石遂得密邇陶鈞以庶幾一日履屐之役幸甚莫
大先生當國以來上迎聖主悔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
之望所謂垂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先生
有焉乃一日伏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封言事皇心
光明言路軒豁恭惟啓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
衝決橫潰使宗社有不測之憂者誰實爲之病根在內

膠結不去終不可以爲國是以積愆具書先陳其愆慮之一而痛哭流涕終之人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冒死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於一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言輒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聽尚賴先生徇通國之心出回天之力以措世道於清夷光晏之域某九殞無悔謹繳奏藁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回吳直閣書

履齋之子

文天祥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蒼實爲緣野午橋住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

仰惟某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
有英妙未既見只神爽一方某臥青原山中驅馳良倦
上恩俾郡越在鳴珂循走徬徨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
知所以淑後喬木婆娑五雲絢畫尚祈薤誨俾就玉成
某遠奉瑤音緘貺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爲容既什襲巾
衍輒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遙臨風髦鬣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書

文天祥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
姓頓足起舞卽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輩

晉臨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
賜也旣汰斥歸里卽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翛然獨
往而使者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卽勞問之
將以厚禮復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
宜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令
公二十四考蓋人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
言語乃得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
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有餘懷宜敗壞至矣弛之則期
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

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潁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
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熏被身心致敬
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與其
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某臨書不勝拳
拳

與文侍郎及翁書

號木心川人後叅政

文天祥

某久瀆起居邈中連得誨情仰風至愛邸狀間屢見丐
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
爲諸儒典刑貞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

壁來拜侍辱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玉成實受尊賜某
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某去之匆匆諸州來者不
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韻書爲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
已陸續印背別容一日專兵賚申某治郡以來書生迂
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
七十一至九十六爲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
老者旣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爲貴體遜興行詞訟
希省又風雨以時早禾甚稔晚稻亦可望諸縣民皆樂
業無持挺爲盜如宿昔者稍遠曠瘠皆尊誨所逮宗老

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恥堂先生居雪川近况如何批示幸甚遇郵拜書不宣備

高恥堂名斯得川人叅政本心癸丑榜眼後來廬陵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中道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游提刑

放書

文天祥

其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長未幾光歛五朶與空同雲俱來往帆順風航波瀾之澎湃灑石鍾之清越寵靈張皇迄抵雙溪子月丙寅

俯祗賤役辦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
氣軒軒磊磊照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
其爲家瓊出色纏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灑灑江之民
幸矣如溥寰何會有溫綸四輩馳下禁不善爲斲得郡
復枵至之日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憤憤如也爬剔
勞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
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被綠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微
惠未涯疇昔不及此相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懇惻
釐挂一漏萬惟春陽將動綈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

禱

朱吉甫墓碑記略

文及翁

曩予官吳興爲節度府掌書記幙議春容言政必及于
化訪故家遺俗若人有月旦評亟稱朱君邦憲之賢會
予叨召命願見而未及見也及予官中祕書朱君監文
恩院都門一見傾蓋歡若平生交望而知其爲善人君
子也君爲中都官將通中都籍工部侍郎李公伯玉將
作少監趙孟昕聞其賢且有證于予各以京狀交薦於
是考舉及格予方幸君班改望厥施之宏也一旦予與

戶部尚書郎被旨文思院祗奉先皇帝謚冊寶及山陵
厥儀院官畢至各共乃職予問君何在院吏告前一夕
無病而逝悵然驚悼且信且疑出院造君之廬果騎鯨
白雲鄉也君之子穎達自當塗節制幕戴星奔喪苦次
骨立擗踊哀號以他時墓門石誌銘爲請予悲咽不能
對然心實許之越數月以行狀來諗則葬已有日乃卽
行狀叙其世繫官譜君諱吉甫字邦憲幼警悟觀書數
行並下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稍長習春秋凡二百四
十年行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獨抱遺經洞究終始發

爲文詞水涌山立出遊京庠同經推爲獨步謀試先諸
子鳴受崇禧郊恩入官試吏部爲汀州軍事推官規畫
詳明前後守皆前席之今兩湖運使華文胡公大初爲
汀守知君尤深凡興葺黉宇改築城池悉委君董其役
胡公嘗曰郡僚多以事撓屬邑惟推官介然有守真端
人也留推幕滿四考結綬登畿監行在文思院中朝達
交口荐譽爭令出其門下到任不數月改入京官方駿
駁通顯一夕倏然而逝若羽化而登仙者實咸淳元年
正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一蓋棺事定告授通直郎賜

緝銀魚袋致仕君神清而灑氣和而肅以廉介律已以
平恕待人不妄言不妄動不妄取不妄交真書之所謂
正人詩之所謂吉士曾習金科幾中選爲由徑者軋退
悉屏去曰今而後不讀律矣顯意讀書貫穿今古博覽
書史以本經乃春秋三傳有筆削旨趣五卷三傳精義
中卷耐軒雜著五卷藏于家耐軒君自號也子頴達特
差太平州節制司幹辦公事文思以咸淳元年九月塋
于安吉縣移風鄉六部山之原

德清縣廳壁記

吳泳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戶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蒞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雖小于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又暘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鯨知化雖弦琴戔戔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眚民之終歲勤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於下謫見於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

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
後之觀者歷指其民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聳善
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一助也四明趙令君
汝歸出長于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乃顧題名氏石列
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
置於公字上且屬余爲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
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
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
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內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

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
云

因彗變上封事

唐 棣

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
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
瑕疵薪茗搨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用貽
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
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幹旋陶冶而務行非
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駃弟以卿月而醉風月于菴衢籠

博奕之舊徒以秋壑而饜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
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
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究也乃優
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
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
說以力解亂而致此怨而致此上千天怒彗星掃之未
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

新勅回仙道院疏

任子能

回仙迹本無來泠泠風月東老庵元不壞歷歷溪山家

藏黃金舊買之書人注碧落新除之籍真風所沐載世
流芳蔓草何知猶識仙翁之面榴皮底處乃傳老子之
心况葛長官九轉爐存而蘇學士三篇詩在就令甕酒
未容到處之生春亦合辨香且敞數間之庇厦經營得
地成就關天端煩北道主人共作東林盛事從今潭上
時來集鳳之遊豈但壁間暫博毆蚊之笑勝緣無盡福
報有歸

太史李公神廟碑記

釋可觀

民以食爲天以言一日不可受饑也身非至人誰能辟

穀至靈者神且廟食焉况事神之人乎茗之太史李金
有祠實古興漢皇帝廟遺址僅如掌數椽之宇老且頽
矣焚修人舊以西成日歛糧爲卒歲計凶穰難必責人
之不肥瘠相視亦難也資福主僧可觀諭于衆曰神廟
食者也不壯其祠何以示威靈人日食者也不常其產
何以資灑掃乃鳩一鄉善士哀金拓地得一畝餘鼎新
輪奐左廟右菴又置毗近密宇四圍田三畝半爲贍菴
業仍與菴人收掌歲擅其入以供齋粥免作栖栖乞食
態惠至渥也歲三月菴成集衆課薌對神焚券敬磨堅

珉詳識菴址田畝若干步畝於石是舉也鄉之士庶耆
宿樂施者衆茲不悉紀明明我神日鑒在茲不悉咸淳
丁卯清明後十有三日可觀謹識

靈昌廟記

龔茂良

公諱進思字克開家于雪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
歲能讀書七歲知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
業學劍稍結豪賢知略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鏐
軍中累功拜內衙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歸長興三年
武肅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

忠獻王卒弟侑襲位侑暴戾荒淫公數以直諫見疎懼禍及已乃廢僚迎其弟俶立之是爲忠懿王公歎曰位將相困偏方此爲恨耳老不卽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王數至第強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處台寧間公次子慶因度奉化童公嶺得石樓蓬島之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底饒裕賑鄉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爭訟化姦頑禮俗相讓旣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過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爲浙江淮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旁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旦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道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其績於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

收賜靈昌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爲祀之

胡進思以么麼鶡冠擅行伊霍事無將之戒涑水公
已筆之通鑑矣龔叅政云云似爲渠作回互語豈畏
其伯有之游覓耶

永嘉忠烈廟記略

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
煎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境守貳將棄
城走教授雪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
逆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

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
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特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
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
蓋信獻俘執醜詆稱頻官而真儒折衝禦於百萬之騎
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
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
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